

不做女二号

我在周怀亦的衣服里看到一枚戒指，用锦盒装着，像一枚求婚戒指。

他看见我痴迷的打量这戒指，他说：「余芷念，我们结婚吧。」

我想我应该是兴奋的，我喜欢的人向我求婚了，我有什么理由不开心呢？

可是等我拿着它在我的手指上挨个试了一遍，发觉没有一个手指适合它，从那时起，我便知道这戒指不是为我准备的。

周怀亦，他的心里装的是别人，他想结婚的，也是别人吧。

1

我是在见到许靖雁的时候，才知道我在周怀亦那里只是一个替身。

那天是周怀亦堂姐的生日，她在家办了一个小型聚会，邀请我和周怀亦一同过去参加。

说实话，这种聚会我并不愿意参加，但周怀亦与周家闹僵，几乎断了联系，只有这一个堂姐来往还算密切，况且这个堂姐对

我也十分客气，我没有理由驳她的面子。

我挑选衣服的时候，周怀亦坐在沙发上等我，他有些心不在焉，眼睛望着窗外，指间夹一支香烟，烟灰积了很长一截。

我从镜子里注意到，觉得他那时有心事。当时我并没觉得奇怪，因为他本就是一个很沉默的人。

「好看吗？」我穿好衣服站在他的面前问他。我穿了一身长裙，身形婀娜，一头及腰的长发柔顺地披在身后，我是按着他喜欢的样子打扮的。

他微微扬头，打量着我，最后点点头：「不错。」

聚会在室外，还没有开始，堂姐看到我们，舍下身边的朋友跑来招呼，她把我从头到脚看了一遍，最后笑着说：「今天很漂亮。」

说这话时，她的余光从周怀亦脸上飘过，也是到了后来我才回味过来她这一眼所包含的意思。

她责备他，但这责备里带着宠溺，就好像一个家长看到自己的孩子搞了一个恶作剧，她虽然无奈，却也不觉得是什么大事，转头还要当成笑话说与好友听。

我是一个迟钝的傻子，一直没有发现周怀亦的目光，后来我总想起那时的场景：我在他的身边低声与他交流，而他心不在焉，目光望着自己的爱人。

我不记得是谁带着夸张的口气叫了一声「许靖雁」，把全神贯注陪着未婚夫的我拉了出来。

到这时我才发现院子里的一处角落里坐着一个身姿曼妙的美人。

她的头发很长，穿着及地的长裙，纱制的裙摆在她脚边飘动，她用手托着下巴，目光望着某处。

我顺着她的目光寻去，周怀亦与其对视。

我不得不承认，她不只漂亮，还非常有气质。

我说不清那一刻的心情，东施效颦，我只想到这一个词。

在那一刻，我忽然明白周怀亦执意让我留长发的缘由，忽然理解了他对长裙的执拗，他一直让我扮演着东施的角色。

堂姐把人带到我们身边，她是想要向我介绍，可还没等到说话，许靖雁已大方开口，她说：「你们好，我叫许靖雁。」

我本能地去看周怀亦，他好像笑了一下，这一笑仿佛刚才他堂姐的那一眼。我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好像被什么东西轻轻地揪了一下。

从她出现，周怀亦的目光便没有落在过我的身上，可转过头来我又不禁想，他以往又何曾真的将目光放在我身上过呢？

那天晚上我喝了些酒，借着酒劲，我问周怀亦：「你认识她吧？」

那时我已洗过澡，抱着双腿蜷缩在沙发一角。

周怀亦解着纽扣的动作忽然一顿，转过脸来看我，我不知哪里来的勇气，并不回避他的目光，直视着他，问他：「你和许靖雁以前就认识吧？」

他笑了笑，又重新去解他的纽扣，漫不经心问道：「许靖雁，谁不认识？」

是啊，谁不认识当年大红大紫的许靖雁呢？那时大家都认为她前途不可限量，可她偏偏在最红的时候选择退出了娱乐圈，直到最近才有了她要复出的消息。

可我说的根本就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知道他懂，可他偏偏不肯回答。我呆呆望着他的背影，望着我心爱的这个男人。

他转过身来时便看到我这样的目光，他忽然笑了笑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笑，是觉得可笑？还是觉得我在演戏？

但无论如何，他终于肯腾出一点点时间给我，他走到我的跟前，伸手抬起我的下巴，他说：「余芷念，一个名分对你来说还不够吗？」

那种锥心的痛，我没法用言语来表达，并不仅仅是因为这带着侮辱性的话，而是这话里，我感受不到他对我一丝一毫的爱意。

是啊，周怀亦他根本就不爱我呢，是我太贪心，要名分，要他的人，还要他的心，可天底下哪里有这样的好事呢？

我笑了笑，装作不在乎地说道：「对不起，是我不该问。」

周怀亦皱了皱眉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满意，我在他面前一向乖巧，今天喝了酒，多问了两句，我也已经向他道歉。

我伸手搂住他的腰，把脸紧贴在他的身上，撒着娇说：「周怀亦，人家喜欢你，难道有错吗？」

我知道这种话会让他安心，因为浮夸的话语往往都是带着演戏的成分，尽管我用着最假的语气说着最真心的话，可是没有关系，给他一个理由让他相信就好了。

周怀亦拍了拍我的后背，笑说道：「这么多年，你的演技一点也没有长进。」

我不作声，我知道我的演技并不好，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这样说我。

那时我与他的关系被媒体拍到，我惊恐万分地跑到他跟前向他解释，我说：「我真的不知道那里有记者。」

他打量着我的脸颊，我不敢看他的眼睛，垂着头翻弄着自己的手指。他忽然便笑了，说：「余芷念，你不适合吃演员这碗饭。」

他看穿了我。我虽没有参与，但却知道公司那边想拿我与他的关系炒作，我知道，但我没有阻止，大约心里也很希望将我们两人的关系公之于众。

我低着头，脸上烧得发疼，我不敢告诉他是因为我喜欢他才想让全世界知道我们的关系，我连喜欢他这件事都不敢让他知道。

他没有责备我，摸了摸我长长的头发，说：「下次不准再这样了。」

他的话很温和，可我却感觉到一丝凉意，我知道我触碰了他的底线。

我原以为他会出面澄清一下我们的关系，但是没有，他什么都没有说，甚至在半年之后向外宣布了我们订婚的消息。

我自然是高兴不已。

后来我从他堂姐那里听说，因为这件事，他与家里的人闹得很不愉快，他的心情也极不好。我为此很自责。

有一次我看到他坐在露台上抽烟，我走过去蹲在他的跟前，我说：「对不起，如果不是因为我，你也不会和家里闹僵。」

他抬起头，吸了口烟，说：「因为你？」

他审视着我，然后点一点头，笑着说：「是，也算是因为你。」

2

周怀亦与许靖雁的暧昧照被朋友发过来的时候，我正在剧组里拍戏，朋友比我还要生气，说：「许靖雁也算是个名人了，怎

么这样不要脸？」

我沉默着，不作声，因为想到当初的自己，自己和她又有什么区别？不也是靠着一张照片变相地要周怀亦承认我们的关系吗？

朋友不同意，说：「这能一样吗？那会儿你们可都是单身，现在外界哪个不知道你是周怀亦的未婚妻？」

可周怀亦也许更愿意让许靖雁做他的女朋友呢。

因为这张照片，我在娱乐圈里成了一个笑话。

有人扒出了许靖雁与周怀亦的情史，竟是一对苦命的鸳鸯，两人相恋后因为周家的反对，许靖雁一气之下远走他乡，从此远离了周怀亦。

有人觉得许靖雁可怜，两人本应该修成正果，如果没有我。

如果没有我。

我成了三个人故事里的配角，甚至有人在网上胡编乱造，说是我插足了两个人的感情，才导致他们分手。

可偏偏这些谎话有人信，剧组里就有很多人信。

某一天中午，我因为没有休息好，拍戏的时候忽然晕了过去，工作人员把我扶到椅子上坐着。

因为闭着眼睛，让他们误以为我睡着了，我听有个小演员在说话，声音非常低，但有两句我听得非常清楚。

她说：「她真的抢了许前辈的男朋友吗？」

她的助理应承道：「应该是真的，我听说周先生因为许小姐和家里闹僵，余害怕两人重归于好，便把自己和周的照片曝了出来，逼迫周承认与她的关系。」

小演员冷笑道：「真没看出来，这样看来她也就是靠着周怀亦才能在娱乐圈里立足吧。」

我忽然觉得可悲，也许她们说的大多不准，甚至把事情的顺序都搞错了，但有一点我却听出来并相信了，那就是，周怀亦和家里闹僵并不是因为我。

想起当初我在露台上向周怀亦道歉的情景，我忍不住替自己难过，那时候周怀亦也会在心里笑我的自作多情吧？

3

因为拍戏，我很长时间没有回去，周怀亦难得给我打了一通电话，他问我何时回去。

那时候已近傍晚，我坐在酒店的阳台上看着夕阳，我说：「有事吗？」

他沉默了一下，说：「没有事就不能和你打电话了吗？」

我默不作声，他忽然便笑了，懒懒地说道：「想你了。」

我们两人，甜言蜜语都是演戏，我说甜言的时候他知道我是装的，他说蜜语的时候我也知道他在哄我，谁也不会当真。

但我今天特别希望他说的是句真心话，我的声音并非开玩笑，我的语气甚至有点严肃，我说：「是真的想吗？」

大约没有想到我会这样接，他没有回答，反而问道：「怎么？心情不好？」

他这样正儿八经地问我，我反而不知如何回答，只能恢复到从前的交流方式。

我笑，笑得有点夸张，然后说道：「看，我演技还可以吧？是不是吓到你了？」

他没有笑，而是说道：「余芷念，以后别在我跟前演戏。」

可是我一直在你跟前演戏啊！演我不喜欢你，演我图你的地位，演我爱你的钱。我要是不演，我怕你讨厌我啊。

这些话我自然不敢告诉她，他一旦严肃起来，我其实是有些害怕的。

我低低地说道：「我知道了。」

他的声音却软了下来：「什么时候拍完？」

我不作声，他就又笑了，取笑道：「哭了？」

我说：「周怀亦，我想你。」

说这话也是白说，我抽不开身，他更是忙得脚不粘地，能抽出时间给我打通电话都不容易。

然而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隔了一天，周怀亦便出现在我的眼前。

那时候我刚刚拍完一场坠马戏，满身的泥污，助理扶着我去休息，抬头间便看到站在场外的周怀亦，我一时愣住。

他皱眉道：「高兴傻了？」

是的，我真的高兴傻了，本来从马上掉下来一身疼痛，可此时什么疼痛也没有了，扔下助理，像只兔子一样跑到他的跟前，我用力地抱住他，脸颊埋进他的胸膛。

他嫌弃道：「余芷念，你把泥污全蹭到我身上了。」

我已经高兴得忘乎所以，根本没注意到他说什么，脸颊在他胸前蹭了又蹭。

他投降了，伸手抱住我。

我仰起脸问他：「你怎么想起来看我？」

他拨弄着我额前的刘海，说：「出差经过。」

是了，他怎会特意跑来看我，不过我仍是高兴，谁让我想他呢。

去酒店的路上，他一直在打电话，我无聊，望着窗外风景叹气，他捏我的手指，我看他时，他抽出时间问我：「想吃什么？」

电话还没有挂掉，我小声说：「随便。」

然而到了酒店根本没有来得及吃饭，一进房门，我便被他按在门上吻住了，他抱着我一路吻到床上。

紧要关头，我说：「我们还没有吃饭。」

他似笑非笑：「不是想我了吗？」

我红着脸把头埋进枕头里。

事后周怀亦忽然说：「以后不要拍戏了。」

我很惊讶。

他说：「全身的泥，像小鬼一样。」

我才知道他是因为看到了我下午拍戏的情景，我心里很暖，一时忘了形，伸手搂住他的脖子。

我说：「可不拍戏做什么？你娶我做全职太太吗？」

然而这话说完我便后悔了，好像我在逼婚。

我怕他拒绝，马上说道：「我说笑的。」

他笑了笑，伸手在我头发上摸了摸，说：「这就是你的愿望吗？」

我默不作声，我不敢承认。他也没有再说什么，把我的手从他身上拿下来，下床去洗澡了。

我的心情突然变得很不好，他不想娶我，他根本就不想娶我，他来这也不是因为想我，他只是需要一个陪他上床的人。

夜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里我和周怀亦分手，我被惊醒，发现自己满脸的泪水。

周怀亦背对着我，我朝着他靠近，从身后抱住他，脸颊贴在他的后背上，轻声说：「周怀亦，如果可以，我想和你去一个没有人的地方生活，你愿意吗？」

回答我的是周怀亦规律的呼吸声。

周怀亦在第二天的下午离开，我很不舍得，走时我问他什么时候能再来，他笑：「人还没走，就开始想了？」

我傻笑，他捏了捏我的脸：「下月很忙。」

意思是他没有时间再过来。

我点点头，其实有些失落，因为再过两个星期就是他的生日。我曾经告诉过他，他的生日我一个也不要错过，但他可能早已把我的话忘记了。

不过没关系，只要我记得就好了，他的生日礼物我老早就已经准备好了，他平时习惯戴手表，我托人在国外买了一块限量款，样子虽然保守一些，但很衬他。

4

我请假那天，导演问我原因，我说去和帅哥约会，导演笑，周边工作人员也跟着笑。

我没有告诉周怀亦，我要给他一个惊喜。

然而当我辗转打听到他晚上聚会的场所、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地推开包厢门的时候，我才发现我的到来不是惊喜，而是惊吓。

房间一众人等都静了下来，仿佛被人按了暂停键，我开始并不明白。

一个我见过两次面的男人走过来：「嫂子你怎么来了？」

我从他的眼神里知道事情不简单。

房间后面有个阳台，与包厢隔着一道玻璃门，我看到许靖雁站在那里，而她的身边站着我的未婚夫周怀亦。

我突然间明白，原来我的未婚夫他并不需要我陪他过生日，他需要的是许靖雁，而房间里这帮人，个个知道他们的过去，除了我。

许靖雁垂着头好像在哭泣，周怀亦伸手轻轻擦她脸上的泪水。

我从来不记得他这样对待过我，好像用些力气就能把眼前的人弄伤般怜惜。

我站在门前，他们太过专注，根本没有发现我的到来，许靖雁闹别扭似地推开周怀亦的手，低低地说：「东西我还你了，你怎么处理我管不着。」

周怀亦不作声，低首看着她，他的目光那么温柔，我不知道那一刻他想到了什么，他忽然便笑了，说：「知道我原来最喜欢你什么吗？就是……」

是什么呢？我真想听听，可是不知道是谁叫了一声「嫂子」，很大声，打扰到阳台上的两个人。

周怀亦转头望来，那一刻他眼睛里的温柔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惊讶。

我忽然觉得无地自容，好像我才是三个人里多余的那一个，我想离开，可是我的脚好像不是我自己的，我动不了。

周怀亦拉开玻璃门，他说：「你怎么来了？」

自然是来给你过生日的。

我仰头望着他，我庆幸自己还有一点演员的职业修养，在这个时候还能笑出来。

我说：「周怀亦，生日快乐。」

不知为何，我不愿意把我老早前为他准备的那块表拿出来，我说：「回来得急，没有给你准备礼物，对不起。」

他皱着眉头看我，我笑一笑，让自己尽量表现得轻松一点，可是发现不能，根本做不到那样。

我说：「对不起，我还有事，我先回去了。」

我转身，周怀亦伸手捉住我的手腕，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，挥手甩开了他。

他愣住，我也愣住了。我们这样对望着，可能时间不过一两秒，可我却觉得时间非常的长。

我好像进入了一个密闭的空间，我有些喘不上气来，我必须离开。

我又给他道歉，我说：「对不起，我必须得走了。」

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想说这三个字，好像这一刻除了这三个字我不会再说别的。

那天到底还是周怀亦送我回家，明明是三伏天，我在车里却觉得冷，我感觉身体在发抖。

周怀亦伸手过来想摸我的额头，我本能地躲开去，可他却铁了心似的，硬是将我的脸转到他这一边来。

他说：「余芷念，我不知道你要回来。」

我沉默。

他命令我：「说话。」

「周怀亦，你是不是想要和我分手？」

他很意外，脸色也很不好，冷冷的，像在生气，他问我：「你想分手？」

我看着他，眼泪夺眶而出。

他说：「你舍得吗？」

一个问句让他说得如此肯定。

他看穿了我，他知道我舍不得，他把我拉进怀里，他说：「余芷念，别闹了。」

我知道我蠢，我拒绝不了他。

那天晚上我在周怀亦的衣服里看到一枚戒指，用锦盒装着，像一枚求婚戒指。

周怀亦洗澡出来时，我正坐在地上打量着这枚戒指，我看了他一眼，他好像有些走神。

可能是我对这个戒指太过着迷，一直没有放下来，他开口问我：「喜欢？」

我仰着头，逆着光，我看不清他的脸，他那样高大，站在那里，我要狠狠地抬头才可以看到他。

他蹲下来，我终于看清，他脸上带着若有若无的笑容，他说：「余芷念，我们结婚吧。」

那一刻我的心情极复杂，我不知道是该高兴，还是该难过，在我不知如何回答他的时候，他已经低头吻上我。

我想我应该是兴奋的，我喜欢的人向我求婚了，我有什么理由不开心呢？

可是我心里总觉得压着一块石头，我搬不开它，也不能将它消化。

5

也许因为我与许靖雁的关系特殊，有投资人抓住了这个机会，为制造话题，我新拍的一部剧里，有一个友情客串的角色便找了许靖雁来演。

可笑的是，这个角色在剧里也是我的情敌，有一场对手戏是我们站在悬崖前对峙，她要打我一巴掌。

这场戏拍了好几遍，她的手弱，打得不真，导演不满，要求她真打。

我也想快点结束，我说：「你用力打吧。」

不知为何许靖雁有些走神，我忽然意识到，她在看我的手指，我的手指上戴着周怀亦向我求婚的戒指，我把手收了回来。

许靖雁回神，她笑着说：「我可能会打伤你的。」

话这样说，等到开拍的时候，她却用尽了力气，狠狠地给了我一个巴掌。

我从来没有想到她那样娇弱的女生会有那样大的力气，一时愣住。

然而她并没有结束，好像已完全沉浸在这个角色里，她上手来推我，嘴里恶狠狠地说道：「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跟我抢他？」

我在她的晃动中，不小心从山坡上滑了下去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带动了她们，她们竟跟着我一起滚了下去。

剧组找的地点虽不危险，但为了逼真，是真的在一块石坡上，斜坡上有很多植被，我和许靖雁都受了伤。

我的腿划破了，而许靖雁受伤比我严重，因为她的伤在脸上，她可能会破相。

剧组把人送到医院，工作人员很纳闷，他说：「她怎么会跟你一起滑下去呢？」

起初我并没有听出这句话的意思，等另一个人也在我跟前说了同一句话时，我才明白，他们是在怀疑我。

而这怀疑并不是没有理由，如今圈里谁不知道我和她之间的关系？

他们觉得是我故意将许靖雁拉下去的，一时间许靖雁成了受害者，虽然没有人敢在我面前说这话，但我知道背地里他们已将我当成了施害者。

这里面或许还包括周怀亦。

那天他从外地赶回来，匆匆来到医院，我看到他的身影时便红了眼圈，然而他却开口问道：「她怎样了？」

我把眼泪憋了回去，摇摇头说：「不知道。」

我的未婚夫，他一直没有发现我的伤，直到许靖雁那边手术成功，他才想起我来，可是我已经不需要他的关心。

他说：「你受伤了吗？」

我摇了摇头，并不说话。

他并没有在我这里停留太久，他去许靖雁的病房看望她，然后，我便听到许靖雁的哭声，还有他低低的安慰声。

我从不知道周怀亦会有这样温柔的一面，他从不曾在我面前这般，在我眼里他永远是冷漠的，永远是高高在上的，他像神一样让我高不可攀。

可如今我心里的神，他在安慰另一个女人。

许靖雁说：「我是不是变丑了？」

他说：「世上没有人比你更漂亮。」

许靖雁说：「不会再有人喜欢我了。」

他笑：「胡说，不是还有我？」

许靖雁破涕而笑，她说：「我和她，你更喜欢谁？」

我知道这里的她是指谁，不知为何我不敢再听下去，我害怕他的答案我不愿意听，我怕我会挡了他们的路。

我迅速离开了医院，当天夜里我从我原来的房子里搬了出来，房间一夜间被我搬空。

我把他送我的那枚戒指放在了客厅的茶几上，那枚本就不属于我的戒指。

在周怀亦向我求婚的那个晚上，我拿着它在我的手指上挨个试了一遍，发觉没有一个手指适合它，从那时起，我便知道这戒指不是为我准备的。

还有那块没有送出去的手表，也被我扔进了垃圾桶，我已没有留着的意义。

那天晚上我住进酒店，我不想让任何人找到我，我给经纪人发了一条信息便关机了。

手机黑屏的那一刻我看到屏幕里我满是泪水的脸，还有那头看起来极讽刺的长发，那一刻我决定剪掉头发。

酒店房间里没有剪刀，我跑到前台去借，前台问我做什么，他们不敢借给我。

「我要剪头发，」我告诉他们，「你们不放心可以在旁边等我。」

于是在我的房间里，我在镜子前剪发，而一个服务员站在门口看着我。

她一定不理解，我为什么非要自己剪发，为什么要将这样长、这样好的一头长发糟蹋成这样。

服务员说：「小姐，你没事吧？」

我到这个时候才发现自己在落泪，头发糊了一脸。

我用手抹掉，笑着说道：「没事，就是时间太长，有点舍不得。」

服务员离开时，对我说道：「姐姐，你不要伤心，过些时间就会长好的。」

我向她道谢。她说得对，时间长了就会好的，不管是什么，都能被时间这副良药治愈。

经纪人找到我，看到我的模样先是吃了一惊，然后一把将我搂进怀里。

她说：「阿念，会好起来的。」

是的，会好起来的，可是要到什么时候呢？我在酒店里待了两个星期，心便疼了两个星期，我把和周怀亦从认识到结束的点点滴滴回忆了一遍，除了加深了我的痛点，一无所获。

经纪人说：「周怀亦来电话，他想见你一面。」

我摇头说：「我不想见他。」

我单方面地向外宣布了我与周怀亦分手的消息，一时间外界众说纷纭。

有知道一点内情的，向外传播，说我伤了许靖雁，惹怒了周怀亦，然后被他甩了。

我看到这则新闻时只是笑一笑，我的内伤还没有治愈，我管不了别人对我的评价。

我像一个受伤的小狗，躲在角落里默默养伤。

直到周怀亦从酒店门口把我截住，我最狼狈的模样又一次被他看到。

我的头发像狗啃过一样，衣服也是极邋遢，但那一刻我发现我并没有想象中的在乎。

如果一个人想看你的笑话，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昂首挺胸坦然地接受。

可是一个看你笑话的人，远比不上一个可怜你的人更让你难受。

我始终望着窗外，我害怕看到他怜悯的目光，我宁愿他是来看我笑话的，可是他一直不说话。

我问他：「有什么事？」

他盯着我的头发，说：「为什么把头发剪了？」

我笑一笑，说：「因为不需要再做别人的影子。」

他抿着唇，这样的他看起来那么冷漠和不近人情。

他说：「你觉得我把你当作影子？」

我不想在这种问题上浪费时间，我不愿意再一遍遍地回忆过往，我沉默着，不回答他的话。

他说：「如果你愿意，我们的婚礼可以如期举行。」

我笑了，我已当了一次傻瓜，难道还要再去当一次？当然不。

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告诉他：「周怀亦，我们分手吧。」

他看着我，我不知道亲口听到我的话他是什么心情，可是我感觉到释然，原来我一直不愿意走出来，是因为缺少这样一个仪

式，尽管我在说完这句话时已是泪流满面。

他紧紧地抿着唇，看着我用手背胡乱把眼泪擦掉，他的声音在那一刻忽然拔高，他：「余芷念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」

我不需要，我起身离去。

那天傍晚，经纪人将许靖雁出院的消息发到我的手机上，我又一次看到周怀亦，他陪在许靖雁的身侧，他并没有因为我的离开而受一点点影响，或许他正因此而高兴。

我掀起裤脚，发现当初那条又长又可怖的伤口已经结痂，有的地方已经开始慢慢脱落。我的身体已经开始向前走。

那一刻我觉得我不能再这样了，我必须振作起来。

我告诉经纪人，我要工作。

7

我曾经一直是个没有追求的人，认识周怀亦后，更是把过多的精力放在了感情上，也没有好好地磨炼演技，所以我的事业一直平平。

虽然在圈子里有些知名度，但却是不温不火，有些电视剧还是看在周怀亦的面子上才肯用我。

和许靖雁的那部电视剧，我因为精神不好，和剧方协商退出了，而许靖雁替代了我，演起了我曾经的角色，这说起来真是讽刺。

没有了周怀亦这棵大树，我的资源从此一落千丈，但我并没有因此气馁，我还年轻，我还可以从头再来。

我告诉经纪人，只要有亮点的角色，不管戏份重不重，我都可以演，一时间那种恶毒却又让人记忆深刻、没有演员愿意接的角色，很多落在了我的身上。

我没有因为是配角而轻看，相反，我开始琢磨演技、开始揣摩角色的内心，我用心演绎每个角色，哪怕她只是一个让人喜欢不起来的配角。

有粉丝替我可惜，留言：「曾经也是演主角的人，怎么就去演这样恶毒的角色了呢？」

我回复他：「好角色不是靠善恶划分的。」

没有想到我会因为这个回复上了一次热搜，网友对我的评价也多是正面的。后来我接了一期综艺，我总觉得是靠着这个热搜得来的。

那个综艺是体检农村的生活，每天要劳作。那段时间我的心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

除了拍戏，我不愿意在镜头前过度表现自己，我沉默地做事，不与同期嘉宾发生摩擦，遇事总要让一步，有活也愿意多干一点。

后来有评论说我心机，说我就是立这种埋头苦干的人设。

在演了无数个恶毒角色后，我怎还会将这种评论放在眼里。他们评他们的，我，继续干我的活。

在一次插秧的活动里，有人发现了我腿上那条可怖的伤疤，它真的就在我腿上留了下来。

一个小女孩说：「姐姐，你这是怎么受的伤？好严重。」

那时距离那次事故已经半年之久，可我并不愿意回忆那件事情。

我笑着说：「拍戏的时候受的伤。」

有个演员说道：「是不是和许前辈的那场戏？」

我知道她是有意为之，他以为我会冷脸，但我没有那样做。

我笑了笑，坦然说道：「是。」

因为这件事，那个演员被骂，说她揭人伤疤。

我把人给得罪了，她在某个场合里咒骂我：「一个弃妇而已，一辈子也不会火的。」

这话被人传出，传到我的耳中，我虽不生气，却觉得很气馁，我已经非常努力，可是仍有人拿着原来的事情不放。

那段时间我很忙，非常忙，不是在试镜就是在剧组，还要抽出时间去参加一些不得不参加的聚会。

我和周怀亦便是在这样的聚会上重逢。

起先我并没有注意到他，是陪在他身边的许靖雁隔着人群向我打招呼。

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，当初那件事，别人不知道内情，但我和她是最清楚不过的，她在用了那样的苦肉计之后，竟还能面带笑容地与我打招呼，说实话，我佩服她。

搁以往，我定然扭头就走，但这一次，我不。

他们终于还是走到了一起，两人从人群里朝我走来。

我摸着自己的心口，发现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我对眼前的情形已经没有太多的感觉，我甚至可以含着笑在他们面前叫一声「周先生、许小姐」。

心里没有了周怀亦这个牵绊，我发现我能和许靖雁一样在人前演戏。

我说：「好久不见。」

周怀亦打量着我，我知道我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，简直可以用脱胎换骨来形容。

我已不再是许靖雁的影子，我的头发已经不似上次见他时那样凌乱，我仍然没有续长发，齐耳的头发烫了一个小卷，显得非常俏皮。

裙子也不再是长裙，自从不穿长裙后，粉丝发现我有一条笔直的细长腿。

他好像有些失神，许靖雁抿着唇，轻轻地拉了拉他的胳膊，柔柔地问道：「阿周，余小姐跟你打招呼呢。」

我并不介意，周怀亦看着我，问道：「过得好吗？」

还可以，虽然忙碌一些，但很充实，不过这些没必要告诉他。

我说：「很好。」

我们对话间忽略了许靖雁，她忽然说道：「听说近期的资源不是太好？我刚接了部新戏，不如我给导演打声招呼由你来演女二号？」

我笑了笑，并不作声，倒是周怀亦在听了这话时挑眉看了她一眼。

许靖雁的笑容为此僵了僵，她抿了抿唇，再说话已不再像刚才那样柔和，她说：「我这戏里的女二至少不是恶毒、讨人厌的角色。」

我不知道他们二人之间发生了什么，但许靖雁不该一再地拿我当靶子，我不会让她再欺负我。

我摇了摇头说：「不用了，我怕再被人陷害。」

许靖雁大概没有想到我会突然发飙，我意有所指的话终于让她变色，她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周怀亦，然后努力让自己保持微

笑：「你在说什么呀？」

到这时我才看到了她的一点本来面目。

我说：「许前辈不明白我是什么意思吗？」

看着许靖雁铁青的脸色，我真的痛快至极。

我说：「为个男人，用那样的苦肉计实在不值当的。」

以许靖雁的个性，她可以哭泣抵赖，可是周怀亦怀疑的眼睛让她迟钝，因此错过了最佳时机。

她的沉默无疑是承认。

周边本来人就不少，我说话也没有刻意压低声音，此时已有人朝我们这边看来，许靖雁的脸色很难看。

而周怀亦大概也明白了我话里的意思，他很突然地看向许靖雁，目光极为清冷。

周边有人在窃窃私语，他们大多知道我与许靖雁的过节。

我听到有人不敢置信地说道：「她什么意思？难道那次是许靖雁故意摔下去的？那她也太差了吧？就为了一个男人，让自己差点毁容，她可真狠。」

我已没有在这里待下去的必要，我相信不到十分钟，我和许靖雁的事情便会被人传到网上，她被害人的人设很快就会被网友推翻。

不过，那和我没有什么关系。

就在我离去时，周怀亦将我拦住。

我的情绪在那一刻爆发，猛地推开了他。

我说：「周怀亦，你也一直认为是我弄伤她的吧？」

他一声不响，脸上像结了一层霜。

我忽然觉得没有什么意思，笑一笑说：「算了。」

8

后来，周怀亦曾联系过我一次，我看到号码后便挂断了，他那样高傲的人也就不会再与我联系了。

我仍然忙碌着，充实的日子让我无暇去想过往的人和事。

直到有一天晚上我回家时，发现有一辆汽车一直跟在我的车后面，经纪人吓坏了，想要报警，被我拦下，因为那是周怀亦的汽车。

我叹了口气，让司机在路边停下，周怀亦紧随其后。

我敲开他的窗户，他坐在后座，对我说：「上车。」

我不想上去，站在门边僵持，他忽然说道：「余芷念，你以前很听我的话。」

他喝了酒，靠在椅背上看着我，我感觉到自己心里的某个地方疼了一下，他又说：「上来好不好？」

我仍是不动，他叹了口气，推开车门。

我这时才发觉，他应该是喝了不少酒，因为门一开便有很重的酒气，我又有些后悔让他下来，我怕他站不住，需要我扶。

好在他站得还比较稳。

可能也是因为喝了酒，他和我记忆里的周怀亦有很大的区别，看起来也不再那么高高在上。

他靠在车前看着我，「对不起。」他说。

我默不作声，我知道他是为什么而道歉，但我已经不需要。

他说：「你变了。」

我望着路灯不说话。

他笑了笑，打量着我又说道：「你从前看到我，眼睛里有光，你那时的笑容也是发自内心的，现在你虽然也笑，可是笑得很假，假的和街上那些陌生人没有半点区别。」

其实他也变了，他从前很少在我跟前说这么多话，他一直是个沉默寡言的人，这大概跟他喝酒有关系。

我说：「你喝醉了，上车去吧。」

他不说话，眉宇间带着淡淡的忧色，他说：「余芷念，你是不是不爱我了？」

我震惊地抬起头，茫茫然地看着他。

我曾经那样爱他，爱到可以为他去死，可那时他不爱我，我除了卑微地想办法赢得他的关注，一点办法没有。可现在他问我是不是不爱他了，我觉得可笑。

他忽然笑起来，扶着自己的额头说道：「对不起，我可能真的醉了。」

我说：「我让司机扶你。」

我要叫司机，结果他一把抓住我的胳膊，在我垂首的一刹那，我忽然看到了他手腕上的那块手表。

那块本来在他生日时我准备送他却没有送出去的手表，此时却戴在他的手腕上，我明明记得已经将它扔在了垃圾桶里。

我茫然地抬起头，他没有注意到我的眼神，敛了笑，盯着我的眼睛说道：「余芷念，别对我这么冷漠好不好？」

到这个时候，报复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。

和他分开时，我曾想过千万种与他重逢的情景，我要痛痛快快地告诉他我已将他忘记了，可今天真到了这个时候，我发现我已经没有说那些话的欲望。

一遍遍地拿着从前的事说来说去，只能说明没有忘记过去。

我长时间的不说话让他失望，他松开我，拉开车门，然而却又顿住了。

他说：「余芷念，如果需要帮忙，告诉我。」

我知道，他是因为我演了那么多不讨喜的配角，以为我在娱乐圈里过得很苦，但是我不需要他的帮忙。

我已经有了自己独特的表演方式，因为前期的积累，我终于等来了一部大戏，里面的演员个个都是演技派。

我终于演上了女主角，这一次是靠着我的实力得来的，剧里的戏份非常重，而且我看了剧本，这个角色非常吸引人。

杨家恒是这部戏的男主角，这人很沉默，而且固执，我一开始并不怎么喜欢他，我觉得他可能也不喜欢我，可后来我发现我的直觉是错的。

在一场威亚戏里，因为机械故障，我们从两米多高的半空中跌落，他不顾自己的安危，在着陆的一瞬间，他选择抱住我，先一步着地。

我没有受一点伤，可是他却骨折了。

在医院里，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，他笑看着我说：「我怕你这小身板掉下去会摔散了。」

我本来还挺难受的，可是听到他这话却破涕为笑：「可是你也要先顾你自己啊。」

不想他却说道：「你比较重要。」

后来，和杨家恒在一起后，我总想起这句话，大概就是因为这句话我才决定和他在一起，因为在我的人生里，从来没有人拿我的命这样宝贝过，甚至认为比他自己的命还重要。

如我所料，我因为这部戏大火，网上一片叫好，有人拿许靖雁跟我做比较，却得来一片骂声，说她这种心机派不配和我比，甚至连周怀亦也一起骂了，说他眼瞎。

因为这部剧，我拿了国内不少奖项，同时还收获了爱情。在某个颁奖典礼上，我和杨家恒对外宣布了我们恋爱的消息。

主持人拿我们的事热场，我很害羞，杨家恒在旁边紧握着我的手，他对主持人说：「我们阿念很害羞，不准欺负她。」

大家都笑，我埋在他的肩窝不好意思面对镜头，就是在这个时候，我的目光忽然注意到二层观众席上的周怀亦。

他目光清冷地注视着我们，确切地说，他看的是杨家恒，我本能地用身体挡住。

我和周怀亦在一起太久，久到我明白他的每个眼神，我知道他那目光是什么意思，他想伤害杨家恒，可是我不懂为什么。

在我爱情事业双丰收的时候，我并没有太多时间去思考这些，连周怀亦与许靖雁准备订婚的消息都是经纪人告诉我的。

她倒替我感慨起来，说：「想不到最后真的是他们修成正果。」

我倒不在意这些，听了这个消息后反而松了一口气，之前的猜想倒是我自作多情了。

9

后来在一个晚宴上，我与许靖雁相遇，因为上次的事情，她的人设坍塌，网上对她一片骂声，前途虽不至于全毁，但好的角色却已经接不到了。

不过攀附着她的人也还是有的，站在她的身边压低声音对我指手画脚：「靖雁姐，这不就是上次污蔑你的人吗？好在周先生看得明白。」

我听得真切，但并不在意，许靖雁看了那人一眼，然后朝我走来，她说：「有时间吗？我们聊聊。」

我无所谓。

我们来到宴会厅侧面的阳台上，不知为何我突然想起周怀亦生日的那天。

我出神的时候，许靖雁已经将门关上，厅里的嘈杂声被隔在门外。

我竟不知道她会抽烟。

她从手袋里拿一支递给我，我摇了摇头。她吸一口，笑说：「也是，你这种乖乖女怎么会抽烟。」

我原以为她和我是一个类型，现在看来我们差着十万八千里。

我问她有什么事。

她说：「我和阿周订婚的时候你一定要来参加。」

我说：「一定。」

她沉默了一会儿，不再像以往表现得那样大度。她看着我，声音低沉地说道：「余芷念，我赢了。」

我笑，突然觉得她有些幼稚。也许不爱了真会让人潇洒，我说：「订婚的时候给杨家恒一份请柬，我和他一起过去。」

她终于再也装不下去，脸色阴沉沉的。

我有些莫名其妙，不懂她为什么这样看着我。

她举起自己的手，我看到她无名指上戴着一枚戒指，我认得它，它终于戴在了属于它的位置。

我的失神让她有了胜利的喜悦，她说：「这枚戒指是在八年前，周怀亦买给我的，不过那时候我没要，前些日子他旧事重提。」

她脸上洋溢着笑容：「他还爱着我。」

这些和我已经没有关系，我说：「许靖雁，你们的事情不用跟我说。」

我转身要走，许靖雁上来抓住我的手腕，我惊讶，看到许靖雁变得狰狞的脸。

就在我准备甩开她的时候，忽然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，循声望去，看到周怀亦在拍打着阳台门上的玻璃。

那道玻璃门不知何时被许靖雁锁上了，我转头去看她，发现她冷冷地看着门外有些疯狂的周怀亦。

就在我开口询问的时候，周怀亦抬起脚，一脚将门上的玻璃踹碎了，他从那些破碎的玻璃碴里奔过来，我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已被他从许靖雁跟前拉开。

他穿一身正装，仿佛刚刚结束某项会议，可他这举动却和这身行头差了十万八千里。

我想挣脱，可他力气大，他问道：「许靖雁，你想做什么？」

到这时，许靖雁才抬起眉梢看向他，她很冷静，吸一口烟，吐出烟圈，笑道：「你紧张什么？怕我伤害她吗？」

不知为何，周怀亦一把握住我的手腕，把我挡在了身后，我想挣脱，却又觉得此时的气氛诡异。

许靖雁冷笑着说：「周怀亦，你不觉得可笑吗？明明是你想伤害她……」

「许靖雁！」周怀亦打断她。

这让许靖雁忽然爆发，她说：「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，你这两天为了她，像疯了一样地搜寻……」

「够了！」周怀亦又一次开口，他叹口气，说道，「靖雁，我们好聚好散。」

许靖雁忽然哽咽，带着无尽的委屈，她举起手给周怀亦看：
「我是你的未婚妻……」

周怀亦的声音变得异常的冷淡，他说：「我们早就分手了，我从没有说过要娶你，戒指也不是我给你戴上去的。」

门外已聚了大批看热闹的人，此时攀附着许靖雁的人早已倒戈，小声念道：「天呐，原来都是她编造的，我就知道她这人人品不行……」

许靖雁绝望地哭泣，她说：「周怀亦，你爱上了她，你竟然爱上了她……」

周边一片议论声，一时间所有目光都落在我的身上，我好像没有听懂，去看周怀亦。

他低头看着我，说道：「是，我爱上了她，或许在很早以前就已经爱上了。」

周围一片唏嘘，我更是震惊不已。

许靖雁几近崩溃，她说：「可是你不该拿着给我的戒指向她求婚！」

「对不起，那天你把戒指退还给我，我还没来得及处理掉。」

话毕，周怀亦紧握着我的手，转身离开。他拉着我的手，一路将我带到楼下，我到这个时候才有机会甩开他。

我说：「周怀亦，你干什么？」

他的目光在我身上一直没有离开，我不知道他是否听到我的话，我不打算再追问下去，转身要走，忽然听到他说：「余芷念，我们重新开始吧。」

我猛然转身，我实在没有想到他会说出这样一句话来。我惊讶地看着他。

不知是不是因为刚才踹门的举动，他的头发不像以往那般一丝不苟，刘海的发梢遮住他一边的眼睛，此时他身上带着一丝痞气。

他说：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」

这话对我来说像是一种侮辱。

我说：「周怀亦，我已经有男朋友了。」

他忽然有些烦躁，从身上拿了支烟出来抽。

他走到我跟前来：「和他分手。」

我气急，抬手便往他脸上打了过去。

他从不是一个有多大耐心的人，更不会容忍别人的侵犯，伸手便攥住了我的手腕。

他威胁我：「你知道，我有的是办法让你们分开。」

我就知道，我就知道他不会安好心！

我说：「周怀亦，你要是敢伤害他……」

周怀亦忽然甩开我，他烦躁不安地说：「余芷念，别在我跟前提他。」

我闭上嘴，眼睛紧紧地盯着他，我知道他不喜欢这带着仇恨的眼神。

他说：「余芷念，别这样看我，你这样我恨不得去杀了他。」

我觉得他不可理喻，看着他有些癫狂的模样，我平静地说道：「我们是要结婚的。」

10

那天的事情上了新闻，许靖雁不得已，主动提出离开娱乐圈。

我怕杨家恒误会，可是他信任我，什么都没问，我很感激他。

然而自从听了周怀亦的话，我忐忑不已，我知道他不会轻易罢休的。

一个月后，我收到了一封没有署名的快信，很传统的邮寄方式，是快递员亲自送到我手里的。

当我打开信封，看到照片里的内容时，我吓得将照片掉在了地上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我接到了周怀亦的电话。

他说：「看到信了吗？」

我有些反应不过来，久久不说话。

他问我：「吓到了？」

我终于回神，怒声说道：「周怀亦，你什么意思？」

我的态度让他忽然变得冷漠，他说：「余芷念，你爱上了他。」

我觉得可笑，与他又有什么关系。

我说：「是，我爱杨家恒，我爱……」

「不行！」他打断我，我听到他「呼呼」的喘息声。

我从来不知道他会这样不可理喻，他说：「除了我，谁都可以。」

我思考着该用什么话来搪塞他，他却已经恢复平静：「晚上 8 点，我在酒店等你，我只等你一个小时，你不来，我就将这些照片曝光出去。」

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不敢告诉杨家恒，我怕他会不顾一切地报警，那样他的前途便要毁了，我不要让他因为我而毁了事业。

晚上 8 点，我准时到了约定的地点，当我推开门看到坐在沙发里喝酒的周怀亦时，仿佛又回到了当初第一次和他见面的时候，时光仿佛倒退，我们的心境已是完全不同。

我说：「周怀亦，你想怎么样？」

他有些忧伤地看着我，他说：「你为了他竟真的来了。」

他站起来走到我的跟前：「你知道来这里意味着什么吗？」

我一声不响，我当然知道。一个男人约一个女人到酒店，这意图太明显，傻子都知道。

他抚摸我的脸颊，抚摸我的短发，他说：「从前我最爱你这头长发，可是你剪了它。」

他的手指从脸上滑下去，一路来到我的胸口，他垂下眼睑：

「就连最珍贵的这颗心，你也将它给了别人。」

我没有想到他会这样说。如果我还爱着他，我一定觉得委屈，可如今我只是觉得可笑。

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告诉他：「是你不要的。」

他抬起眼眸，忽然笑了笑，说：「你问过我吗？你怎么知道我不要？」

可我需要问吗？我有眼睛，我看得到，我的心也是因为感受不到他的爱才离开的，可如今他这样说，我感觉到无力。

我不想再把当年的事情翻出来，我说：「周怀亦，我们早就已经结束了。」

他摇了摇头，并不赞同，他说：「我不同意，我不同意我们便永远不能结束。」

我闭上眼睛，他捧住我的脸。

他说：「余芷念，我们和好吧。」

真是可笑，可笑至极。

「我已经爱上别人了。」

我睁开眼，看到他眼睛里转瞬即逝的精光，我的心脏狠狠地跳了一下，我不知道他那一瞬间想到了什么，但总归不是好事。

我不敢硬碰硬地和他说下去，我知道他这个人有多冷漠，也知道他有多大实力，我让自己的口气软下来。

我说：「周怀亦，算了好不好？我相信你会找到更好的人。」

他摇头，然后又摇一摇头，好像有些迷茫，最后说道：「那些都不是你。」

话说到这里便又说不下去了，好像一个死结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劝他，干脆闭了眼。

他低下头来吻我，我别过头躲开他，他反而因为我的举动而难过。

他说：「余芷念，那个人被人包养过。」

我不作声，杨家恒在跟我表白时就已经将他的过往都告诉我了。

他当年很穷，非常穷，为了弟弟妹妹才不得不做出那样的事情，我并不责怪他，人人都有苦衷。

周怀亦的脸忽然扭曲，他说：「你知道？你宁愿选这样一个人？」

我急了，厌恶他口气里的不屑，我一把推开他，离得他远远的。

我说：「周怀亦，我和他有什么区别？我和你在一起，没有对外曝光的时候，那和被你包养有什么区别？」

「你把那叫作包养？」

他生气，他愤怒，忽然一脚将身边的茶几踢了开去，我站在茶几附近，茶几的边角蹭了我一下，很疼，我本能地蹲了下去。

他匆匆跑来，将我从地上抱起来，我挣扎着，他强硬地将我圈进怀里。

他说：「你故意气我的对不对？」

我一声不响，却奋力地挣扎，终于将他惹急，他低头寻找我的唇，我开始还在用力抵抗，可后来发现根本不是他的对手，如果他想做什么，我根本就阻止不了。

我停止了挣扎，像等死一样任他抱着，他却停了下来，抵着我的额头不言不语。

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他的心痛，我想起了曾经的自己，原来爱一个人是这样卑微，我可怜他，也可怜曾经的自己。

我说：「周怀亦，如果和你上床你就肯放过他，那我可以和你上床。」

我解我上衣的纽扣，一颗、两颗……等我解到第四颗的时候，他终于制止了我。

他猛地松开我，然后从沙发上站起来。

他说：「余芷念，你走吧。」

11

周怀亦没有曝光杨家恒的事情，我本来以为我们之间的事情到这里也就彻底结束了，可后来才发现那只是我的一厢情愿，周怀亦，他一直没有想过结束。

那之后，我和杨家恒对外宣布了结婚的消息，我们开始着手预备婚礼的事情，那段时间我太快乐、太忙碌，以至于忘记还有周怀亦这个人的存在。

结婚的当天，我接到周怀亦的电话。

那时天刚蒙蒙亮，接亲的队伍还没有到，我穿好了婚纱、化好了妆，等着杨家恒的到来。

周怀亦打来电话时，我以为是杨家恒，没有看清号码便接了起来。

「阿恒。」我欢快地叫道。

对方半晌不言语，我才发现可能认错了人，拿下电话，才注意到那是一串曾经熟在心里的号码。

我说：「对不起，我以为是杨家恒。」

周怀亦说：「余芷念，嫁给他让你那么快乐吗？」

我不敢说话，经历了上次的事情，我很怕哪句话说错得罪了他。

他说：「我们见一面。」

我很无奈。

他说：「最后一次。」

我没有办法，只得答应。他的车就停在楼下，我打开后门坐进去，婚纱很烦琐，我费了些力气。

天还没亮，车里很暗，我想开灯，手在车顶上摸索着的时候忽然被人握住。

我吓了一跳，恼怒地甩开他，这时灯被他按开。

我说：「周怀亦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」

他靠在那里看着我，看我脸上的妆容，还有烦琐的婚纱，我被他看得很不自在，低了头整理自己的裙摆。

周怀亦说：「不嫁给他可以吗？」

自然不可能的。我说：「我们今天就要结婚了。」

天已渐渐变亮，车灯已经没有多大意义，我无所事事，把车灯关掉了。

我说：「我要下去了。」

他忽然把车锁落了，我有些惊讶地看着他。

他说：「如果杨家恒死了，你是不是就可以回到我身边来？」

我大惊失色，不敢相信他会这样说，可我又害怕他真的会做什么，我给杨家恒打电话，发现他的手机关机。

我更加害怕，气急败坏地问他：「你想做什么？」

他拉住我的手，很有些漫不经心地说：「我们做情人怎么样？」

我像看疯子一样看着他，他全然不在乎我的模样，接着说道：「你嫁给他，我们维持情人关系。」

我不懂他为什么要逼我到这种地步，我不受控制地颤抖着，可是他好像已下定决心，不管我怎样都要一意孤行。

他说：「你现在只有两个选择，要么和我结婚，要么按我刚才说的做。」

我突然发现他整个人已进入癫狂的状态，我和他硬碰硬一点好处也没有，可是我害怕，我真的害怕他会对我做什么，这时候的他什么都做得出来。

我怔怔地望着他，我说：「你知道吗，我当年爱你的时候恨不得马上和你结婚，可是你连对外公开我们的关系都不愿意，说到底，那时候你心里没有我。」

「你把我当成许靖雁的影子，当她回来的时候，你觉得我就该离开了，现在我离开了，你干什么非要再纠缠我？」

我的眼泪滚滚而落，我讨厌在他面前落泪，我用手擦掉它们。

周怀亦终于动容，他不顾我的反抗抱住我。

他说：「是啊，我也以为我爱的是她，直到你离开……现在老天用同样的办法来折磨我。」

我茫茫然，低低地说道：「周怀亦，如果杨家恒真有什么不测，我不会独活的。」

他猛地松开了我，好像不相信我会这样做。

我望着窗外，天已大亮，正常情况下，杨家恒应该要过来了。

我说：「你如果不信，可以试试。」

尾声

最终，周怀亦还是放了我，我和杨家恒按着计划举行了婚礼。

婚礼后的某一天，我在收拾礼物时，在里面看到了一串崭新的钥匙。

我不知道这是什么，翻看礼单发现是经纪人送的，我给她打电话，她死活不肯说，我没有办法，只得作罢。

直到多年后，经纪人喝醉酒时说漏了嘴：「是周怀亦，他在南方的某个小城市给你买了一套别墅，他说如果哪天你和杨家恒分开了，就到那里去找他。」

我无言以对，我想起在剧组酒店里的那个夜晚，我曾贴着他的后背问过他一个问题，那时我以为他睡着了。

我将那串钥匙扔在仓库里，我知道我永远也不会用得上这串钥匙。

（完）

